



文章 17
W110
7

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立春

大曆元年
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

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塞江那對

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

覓紙一題詩推愁浩蕩極勝齋曰齊人月令

鶴曰及黜傳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

中有高門殿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

門蓋憶為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佐善磨氏寄

010185192380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
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
水遠逗錦江波鶴曰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
多蓋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

柏茂林楊子琳共起兵
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

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

地回首一茫茫殊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都
公所居草堂之近注詳見前

升庵選

張孟陽劔閣銘形
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累花發

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分雙賜

筆猶作一飄蓬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
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嘗為

尚書工部
郎故云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箠煩相向織絺

恐自疑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

暮兼催宋玉悲趙曰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兩句憂之之辭也唐彦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洙曰公言扇可相向則纖緜疑其可著矣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旦為行雲暮為行雨又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曰兼催宋玉悲謂雨過當凄然如秋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

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

馬不是故離羣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尾齊兩邊山木合終日

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

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

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

起丸藥流鶯轉比於青山捫蝨坐黃呼婢取

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干涉

曰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沈約詩雨檻雲欄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

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

衣輕又云呼婢取酒

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瓦飛十里總惟分曾空疚心惜木

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

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

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剥畫蟲不知二聖處

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歛穹崇故老

復涕泗祠宮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

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

從陪羣公登塔捧玉冊裁冕聆金鍾侍祠慙

先露媿死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

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臙前者厭羯胡
後來遭犬戎俎豆腐臙肉果恩行角弓安得
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詔闕下士庶塞關
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萬
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犂征戍聽所從冗官各
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
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
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

寢亦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

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

時為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

天寶間安祿山陷長安洙曰木主神主也史

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修可曰錦幪鞍帕

也鄭曰一作驟說文驢子也趙曰禮記天子

當宁而立師曰白間黼辰也畫蟲畫雉以飾

之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注云

白間總也以白塗之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

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椅桐之木將以興

禮樂也趙曰前春禮郊廟此述乾元元年朝

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黃曰公時為拾遺諫

上集卷三

五

七

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圓丘新史同而云前
 春始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
 也洙曰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
 閩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
 切夢弼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有先朝
 露以言臣之不幸也濯龍池名也見洛陽圖
 經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
 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洙曰前者
 厭羯胡謂明皇時祿山陷長安也夢弼曰俎豆腐
 謂代宗時吐蕃又陷長安也夢弼曰俎豆腐
 臄肉謂汗漫祭器果魚謂操弓矢狼
 籍宮廟也蒼舒曰漢紀注果魚屏也希曰漢
 書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鶴曰按史永泰元
 年正月下制有罪已之念故公時云一朝自
 罪已萬里車書通蓋迷當時之事也夢弼曰
 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士著為本定功曰日月令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
 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
 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
 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

何夏之月蓋以含桃之薦寢廟注櫻桃也漢
 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
 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歐曰
 京都奠安涇渭之民頓豁愁容得以歸號墳
 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
 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補曰：峽開四千里。

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鹽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平蜀亂也。修可曰：劉安招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修可曰：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妻妾沫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

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
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
筋力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
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
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
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紱受
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
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

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筭正獻可

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

是進退委行色前曰少城成都小城也注見

劉章云深耕穡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

苗豈多耶趙曰臺郎為省郎也公時為尚書

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洙曰上公謂嚴武

也武嘗表公為劍南參謀左傳獻可替否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

杜鵑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

有杜鵑正是突兀奇怪欲啓後人之疑作此

作者當自知之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

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

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

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

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

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

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

下如迸泉此起此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

季兵火多外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

有疑闕者詎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

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詎伯誤矣且子美詩備

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備者然也耶原子

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

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傳物志杜鵑生子寄之

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皆為蜀

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

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蒐又云禮若奉

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

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

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

玉云西川四語
斷是不可為
詩宋人諸
家評皆誤
也
偏音與
同

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尊王命
 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
 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
 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
 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詎伯
 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
 詩跋遺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
 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
 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洙曰晉羊祜
 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
 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
 者修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嘆息下淚
 泉如流

贈鄭十八賁

鶴曰按集有答鄭十七
 即詩云把文驚小陸郎

是謂賁也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
 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
 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
 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
 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
 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
 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

其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

容豈為敏趙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洙曰捷徑應未忍謂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

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忍以投步

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夢弼曰屈原宋玉

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

者也江道賦駢修軫乎平

原洙曰左傳魯人以爲敏

別蔡十四著作

鶴曰永泰元年成都
殺時蔡著作扶其機以
歸公與蔡相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

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

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

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

一伸王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

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

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

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

觀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

王云如是
此豈不循
常法而自
是異人

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

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

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誼上漢賈

疏可為痛哭者一夢弼曰皇帝謂肅宗趙曰

主人指郭英又咸秦謂秦之咸陽也宋曰蜀

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鶴曰

玄甲聚不散時崔旰反栢茂林等起兵討之

蜀中大亂故云漢霍去病傳注玄甲

謂甲之黑色也宋曰一作南轅吏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好客

見當時夢弼曰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

弟鄭十入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特為太子

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

美鄭之喜客也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

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

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升庵選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王云六自雄俊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
 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
 臥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
 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師曰柴胡可煎為飲
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東坡題跋沈佺期回
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
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船
偶得柴胡等藥因錄此詩遺懋古今詩話古
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
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騁對假對
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
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

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
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
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殆亦所
謂假對也鶴曰歸楫生衣臥謂歸舟雖理而
未動所以生衣題曰生衣者生水
衣於其上也沫曰左傳同官為僚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
 葉樹木中搶伴驚振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
 衆鳥安肯相尊崇墮形不敢棲華屋短翮
 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飢始得食

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
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
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
至今數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
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八哀詩 并序 天曆元年 雲安作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
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
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
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也子
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
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
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壯之入衰
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
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
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
有作也聖德符曰少陵入哀詩可以表裏
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禮曰按本傳王思

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
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事

翰授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朝當斬
 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
 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揚國忠又請
 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
 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靈
 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奉太上
 皇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見
 赦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
 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控賊長安平思
 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
 部尚書乾元初為太原尹此京留守
 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

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鬪追隨燕薊兒穎銳

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
 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
 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
 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遠擊言專在外
 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曾襟日沉靜肅肅
 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

言吐蕃王
逃逐地為
壁壘

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
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
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
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
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益禁暴靖，無雙爽
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
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
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

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
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文史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平。夢弼曰：史記
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也。定
功曰：漢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夢
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
琰詩：馬鞍懸虜頭。夢弼曰：漢書：冒頓作鳴鏑
注：驍箭也。希曰：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
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
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伊州、西州並有天山
夢符曰：唐書：會要載：景龍間，贊普請婚，以左
衛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
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
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

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趙曰飛兔古之神馬也修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洙曰梁益蜀也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時為太子比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趙曰翠華天子之旂上林賦建翠華之萎蕤周禮熊虎為旗巨阡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鳳翔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詔鎮雄所控謂思禮守武功以控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青麥也肅宗遂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是至德三年王

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撫御之功深矣太原古之晉地也故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廉頗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譏文勝者徒以取禍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嘗為太原尹比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己任檢覆軍吏隱沒者眾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眾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眾憤怒遂殺景山曰按舊史思禮薨管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

召景山代崇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
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未而及景山蓋益見思
禮昔日撫
御之功也

卷十三

故司徒李公光弼

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

果有大略善騎射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遷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薨贈太保諡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
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
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
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
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勳
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青蠅
紛營營風雨秋言其危也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
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

裴啓語林曰
諸葛武侯白
羽扇指揮三
軍也

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

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

失利涉疲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趙曰光弼

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詩止云司徒則

據為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授

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洙曰至德二載史思明

等攻太原城光弼麾下眾不滿萬賊以太原

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斷賊

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此歸順者

十餘郡朔方河此也師曰二宮謂肅宗與皇

后鶴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

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為三

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洙曰乾元二

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

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力

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

勢益熾光弼遂檄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

弼不敢西犯宮闕遂戰于中單西大破逆黨

此光弼之獻捷而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趙

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慶

弼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之譖光弼也光

上集卷三

七

角

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
疊此所以稱爲詩史也趙曰直筆在史臣將
來洗箱篋謂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
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濯箱篋之汗辱
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

華州華陰人挺之子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館薦爲給事中長安拜京兆少尹坐貶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

侍郎復節度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使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

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

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

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

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

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

爾雅曰華岳西岳言其序爲武故云金天而武乃其品也

此四句用字
無自休字
見貶論後
遂不復為
京輔近君
之職

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
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
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
酒再原廟丹青明臣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
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
無履聲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
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
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

逢迎堂上指圖書軍中次玉笙豈無成都酒
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
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
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拆賈
誼徒忠貞飛旒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馬
融笛悵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離蔭
補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嫉邪
乃御史之職也洙曰傳音孤戀反趙曰飛傳
則傳遽之報也夢弼曰劔閣蜀也蕭關卽靈

上集卷之三

元松集卷之三

武也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冊命謁肅宗於靈武鶴曰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與靈武為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修可曰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衛之草創也夢弼曰笳鼓凝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宋曰江文通別賦勿而相視正觀太宗年號岐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趙曰匡汲謂匡衡汲黯以武之諫諍如匡汲既拜京兆尹尋坐貶事貶巴州故云俄寵辱也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以衛霍之中雖可哀而復築也東川及劍南節度則遷謫之中雖可哀而復築也京兆尹又復節度劍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劍南此為四登會府書曰華陽黑

白馬解差

履聲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越曰漢張湛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宋曰蜀志諸葛亮傳梁蓋之民咨述亮者雖曰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夢弼曰自京兆空柳色至文翁儒化成以比武為京兆尹及鎮蜀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武嘗辟公為參謀故又以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為比宋曰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受文學之士曰與遊宴晉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豈無城都酒憂國只細傾言成都雖有醇酒而憂國難不感盛為宴飲故下句言觀釣閑遊亦兼察民風也宋曰左傳晉

七集卷三

七

侯疾夢二堅子居育之上膏之下師曰以顏
回賈誼為比謂武年少而殂也宋曰馬融好
笛造死客弔之詣靈橫笛田曰晉武帝拜王
濬龍驤將軍濬卒葬桓山大管塋域垣周四
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

宋曰按史讓皇帝憲

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
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
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璿璿眉
宇秀整性謹潔善射玄宗眷遇之歷
太僕卿加特進天寶
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女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此髣似太宗色狀

外春

語之所從生則固然矣觀貼得別

往者開元中主恩

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
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
思格猛獸死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
駢駢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
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
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
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檠虞聖

叙其游泛
親昵指微
一事而可
想見其叙
獵庭精神
煥發維和
賦小戎之風

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
 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
 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
 必霑巾揮翰綺綉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
 泝墓久狐兔隣死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
 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少壯已
 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洙曰太宗方
 四歲有書生
 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詩彦周詩話詩
 有力量猶如弓之十石其未挽時不知其難

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分寸不可強若出塞
 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
 士慘不驕又入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
 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
 他人到夢弼曰翠麟馬名也趙曰天子之笑也
 輪言為下而拂弓也洙曰天笑天子之笑也
 夢弼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
 不入者天為之嚙虛注嚙虛開口而笑也洙
 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馳猶時有銜屨之變注銜屨月反謂車之
 鈞心也銜屨之變言馬銜或斷鈞心或出則
 致傾敗以傷人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
 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醴
 按璉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晦梁陟等善
 為詩酒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叙謙
 辭也洙曰璉弟璠早有聞望儀表從玄宗

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鶴曰廣德初公與漢中王嘗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亭詩近屬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李邕曰按本傳

都人父善注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還遷戶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為姚崇所嫉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外獻詞賦稱旨頗自衿銜且云

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惡發陳州賊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漕南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出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謔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温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千言萬恨古人不

上集卷三

左

陽

夏間多種白楊
豈之文如室珠洞
微所以為忠龍宮
塔廟言道祖佛室
乃神龍宮中所用
之字或塔或廟也
浩劫無窮之劫龍
宮之塔廟浮屠
之文官歷浩劫而
存者衛護之也

天子深居九重
不加者察所謂
宮闈深旋綴地
旋冕之垂旒
言一榮一枯故
不常故走不暇
所以無安穩稅
駕之地

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
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
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
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
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
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
中無人而志者不學
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
珊瑚鈎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兒義取無虛

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調給美擺
洛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
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
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闈深旒綴放逐早聯
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竟斷蒼梧帝榮
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
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

公詩蓋言是
六非說以相國
勢力所能勝特
意身危脆易於
一抵耳
言爭名之說自
古如此亦當守
固閉雖勿誇捷
意勿令開露方
是全身之道而
是於閉鍵則捷
意而欲然不閉
所以召禍深悲之
也鍵壯鑰也
公以詩自負如此
言例及則也與

公此有以詩
為常例也
弱言謙誇之
人玉山桂鍾律
鐵錄皆比其
詩玉山之桂取
其香拔鍾律
取其聲之和
雅與錄取其
勢之強壯

易方何深濟易力未喻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
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
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歛不閉例
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公自注
李太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
守詩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
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

公自注桓彥範

東之素怨已憂來豁蒙蔽涿曰按邕傳邕之
泊狄相也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今公詩
自蕭蕭白楊路至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
言邕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
政碑之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
凡以言例趙曰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蜀邕
紫驪隨劍凡此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饋邕
求其為文新史云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
之盛沫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
與策為友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
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為上客邕之重義
好與又如此趙曰衆歸調給美擺落多藏穢
言在衆人則歸其能賜給在邕之身則雖多

藏而能擺落其穢也希曰江夏雖用天下無
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宋璟奏
邕有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又宋璟奏
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
不應邕進曰環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
則天色解始允之故云否臧大常議面折二
張勢趙曰賈誼有鵬鳥賦舜葬于蒼梧之野
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洙曰漢
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
友此言邕累為刺史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
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
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邕
洛陽獄為比小臣指古溫事見題下斃或作
蔽非以篇末復押蔽字左傳與小臣斃
希曰唐志齊州濟南郡更名臨淄洙曰按集
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今云伊昔臨淄

章酒酣託未契正指此崔蘇謂崔信明蘇源
 明盈川謂楊炯也嘗為盈川令特進李嶠也
 皆有文名趙曰相國指張說也按邕素輕說
 說與相惡洙曰皆却說對武帝云臣對策猶
 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比歷下亭唱和
 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邕客葬於此洙曰
 杖殺之汶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洙曰
 邕有張相等五王洎狄相六公詩載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洙曰按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
 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
 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
 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
 病不受偽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
 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讀書東岳中十載
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為
身每食臉必泣夜字照藝薪垢衣生碧蘚庶
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
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
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
日自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
跣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

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
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
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
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鬻篆刻揚雄
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剽反
為後輩藝子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
手塞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
胡為投乳贖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滎陽

言安媚則黃
金可懸而切
直則犯王之
怒不啻投乳
贖也

復寂寞罪罟以橫骨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

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

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餒鶴曰東

俱屬兖州萊蕪兖州屬邑洙曰子路為親百

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

食必泣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館多采

其語趙曰掾吏亦累踐謂源明累遷太子諭

德夢符曰顏延年贈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趙曰黃屋朔風卷謂明皇以祿

山反乘輿出狩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厄入

源明不得扈從繫于虜庭每悲悵自遣厄入

駸周穆王事夢弼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

諸偽署官者皆出誅故有范曄顧其兒李斯

制誥故有茂松之况也趙曰宋書范曄坐謀

反誅臨刑醉其子霽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

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霽曰今日何緣嗔但

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洙曰史記李斯傳二出

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

可得乎趙曰禁齋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

始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上一齋尤

美輒以薦帝呼為禁齋漢楊雄以賦為童子

雕虫篆刻然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洙

上集卷十三

三

七

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陳時政
 得失論其不可修可曰爾雅贊有力注云出
 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獸厥形似犬又音鉉炙
 穀子載贊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又音鉉炙
 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吠蘇鄭相繼
 謂鄭虔也橫戶孟切胃音賦鶴曰蘇鄭相繼
 而死死之日適值歲歉故有長安米萬錢之
 句詳見前注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
 身清漳濱蒿里田橫門人挽歌也後村詩詭
 云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
 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大史
 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
 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述志初不以敘事
 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
 中多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
 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
 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洙曰鄭虔滎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
 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橐者上
 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
 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為置廣文
 館以虔為博士善圖山水好書嘗自
 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
 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劫百官
 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
 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
 卒

言鄭公如
鷄鷓如孔
翠非鍾鼓
所能樂非
雕籠所能
高

王云形容其
人博綜而多
能妙絕矣

言本滄州隱
淪之客

兩句則以四皓
與漁父比之

杜集卷三

三

鷄鷓至魯門不識鍾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
雕籠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
夫况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
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
諸掌貫穿無遺恨蒼葛最何技癢公自注公長
於地理山川
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又圭臬星
著蒼葛最等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
經奧地理善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
太枉以比東方之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燒昔獻
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
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彈
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
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缺莽
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泛泛
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飢拾樵溪椽空聞紫芝
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題題別

杜集卷三

三

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
 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百年
 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
 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
 今秘書監鄭君
 審篇翰齊價請江陵宋曰國語海鳥曰爰居
 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
 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
 悲憂不敢食一腐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文
 選鷓鴣賦賦被孔雀翡翠或陵亦霄之際或託

絕垠之外翰羽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衛然
 皆負繒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
 趙曰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
 太公兵法也今鄭虔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
 七卷故云神農或闕漏黃石魏師長高元之
 茶甘錄曰子美哀鄭虔詩嘗最何技癢蒼鳥
 外切草多貌最在最切又徂外切小也虔自
 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
 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
 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子
 美謂虔私著國史是技癢不能自忍爾唐史
 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目其書為會
 粹亦承襲之誤矣趙曰圭臬言其善地理也
 選言陳圭置臬圭者土圭以測日影臬者表
 臬所以度廣狹也蟲篆言能書丹青言能畫
 殊曰楊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

朔贊朔詠達多端應諧似優修可曰鍾繇鍾
 會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按書苑虞善草隸
 呂惣云虞書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夢弼曰
 倉洲謂虞所畫之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涑曰晚就芸香閣謂虞遷著作郎魚豢典畧
 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涑曰四明
 山及楸溪皆在浙江夢弼曰不見杏壇丈憶
 虞為廣文館博士時也始曰天台賦始經軀
 軀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鮑照詩無由稅歸鞅
 師曰自春深秦山秀至時物集遐想公追憶
 昔時與虞在關中相從之樂也趙曰梁木其
 壞吾將安放晉阮籍與兄子咸共為竹林之
 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鶴曰鄭審與虞當
 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歲阿戊家詩杜
 位亦公之從弟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
 頭上銀幡笑何咸又按審謫江陵而有宅在

公嘗過其
 湖亭有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涑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

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
 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刺史
 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
 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
 喪解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為上
 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
 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
 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
 遷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
 展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
 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

上集卷十三

三

寒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
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
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
賈孫武習戰猶戮官嬪守珪法行于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
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
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
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
忠為泣下且遣使祭

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王云八哀詩獨此篇為劣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
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
階未遑等箕頽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迥莫耿切

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黷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榛梗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骨驚畏

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忝多幸

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

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

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

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

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

思

牋誅任昉驥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

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

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

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師曰自

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嶺嶺微達甌閩

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洙曰堯工階三

尺巢由隱於箕山穎水今言想上階則有致

君堯舜之心故未違於箕穎也希曰玉堂金

華皆殿名趙曰此言九齡為校書郎為中書

合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曰碣石歲崢嶸言

祿山之范陽天地曰蛙龜言天下之籍籍有

言如蛙龜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鼃

游乎並也注諛諛弄口得志也洙曰大庭古

至治之國也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謂九

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而不以嫌猜為

心也鬢黑髮也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

貂蟬侍中冠今云雖蒙換蟬冠而按九齡傳

不載為侍中右地已漸而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

丞相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足亦

上集卷之三

三

歸

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談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

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

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

食橘葉飲水而愈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乞

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

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故云痛迫蘇耽井紫綬
太守繫印之綬謂九齡左遷荊州長史也
曰晉庾亮鎮武昌乘月至南樓謂佐吏曰諸
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霸獨用寬
和為治為穎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趙曰一
陽發陰管謂黃鍾之律淑氣含公鼎謂大烹
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也趙曰散帙起翠螭
倚薄巫廬並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欵起其
高至並巫廬之山也洪曰謝眺字玄暉為文
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賤誅趙曰九齡韶州
人是任在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
齡為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
請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蕪絕善本作無字
為是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絕於
史筆也如先知祿山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
史筆所當書始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

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
世謂曰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
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弼曰
按曲江文集九齡首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
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
讀其碑而欲整掉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補遺

贈秘書監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
撰胡履靈詩余初讀子美入哀詩
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
得石本其文辭高古其一佳作也六公者
五王各為一章
狄丞相為一章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曆元年春晚夔州作

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
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
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錄人節說
杜子美夔州詩好如此不可曉夔州却
說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
好魯直一時固所見今人只見魯
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
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

上集卷之十四

石且就土微平

洙曰公峽皆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

十二判官

依沙宿

清楚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

夜雨懸

精章不刻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艫

輕鷗外含懷覺汝賢

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是以此別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

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上白帝城

唐改夔州十道志述

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

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

險躍馬意何長

趙曰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

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

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

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

滄溟選

非小
平
自

王云相性感
慨思深意厚

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
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
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
城述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太中蜀都賦
公孫躍馬
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攻白帝為永安三

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

偃經綸來得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王彷彿盡

之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

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寂寞語壯浪

錦江元過楚劔閣復通秦分之未幾而復合干彼傷感無如此

兩語甚舊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

道枯木半龍鱗寂寞語竹送清溪月風動竹開如送

月苔移玉座春玉座移於苔耳閭閻兒女換歌

舞歲時新觸目自然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

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十字開合古今孰與關張並

功臨耿鄧清應天才不小使其果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

上集卷之十

三

得士契無鄰

謂武侯相得無比

遲暮堪帷幄

飄零且釣緡

其自負如此

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

中

首尾曲折句句典故實有味真大手真蜀先主廟詩評意皆合○趙曰先主欲興劉氏

而稱漢以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耳

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

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

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又魏書亮

糧盡勢窮憂志歐血一夕焚營遁走入谷道

發病卒歐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

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青

羽張飛皆蜀將耿介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

臥南陽語絕○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

家于南陽之野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

行相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
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
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
四蒞蒞正園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
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
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
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
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
瀾湧混養大木上圍枯槎百丈隨波
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
諸葛亮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
是僅六百年迄今不動豈曰陣勢八
天地風雲飛龍翔
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

失吞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華
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
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
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
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
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
區區自別其意
真書生習氣耶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
之舅氏也當是

爲羽林軍
師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
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爲自是且有

卷之四

五

何

元戎命悲歌識者誰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歎
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
鍊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
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
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
羣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
集渴賢高選宜寒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
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

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
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漢禮

樂志天馬徠從西極又馬生渥注水中彥輔
曰諷音習唐韻云風飄大風也洙曰定一作
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
陰沉鐵鳳闕謂宮苑深邃也西京賦注圓闕
上作鐵鳳闕今張兩翼舉頭敷尾洙曰漢百官
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
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曰引黨以
封已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
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
人君使滄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滄人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
生馬安用死馬滄人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

七集卷之四

馬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
從隗始滑老得熊罷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
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洙曰莊子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洙曰晉衛瓘見樂廣白若披雲
霧觀青天趙曰豈但江曾決還惡霧一披謂
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懷
披霧之觀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夢弼曰荆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

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
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

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自

注越公楊素也亦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
蔓草茅柱穿蜂溜密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
氣心傷艷藥梢英靈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
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洙曰莊子若白駒之
過隙忽然而已詩式
宴以衍古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韓石溪曰此乃登高臨深形容疑似之狀且雲霧壅壅山木蟠如手有似龍虎之卧日抱清江灘石波瀾若若通龍之遊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昷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
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
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杖
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
萬古春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英雄餘事業

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

猶擁蜀賦歛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

神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築為此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州數績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
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
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
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栢行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

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

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

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栢集

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

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
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
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

闕宮崔嵬枝榦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
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

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詩之元大厦如傾

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

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

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

用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

祠有武侯手植古栢公蜀相詩云丞相祠

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是也范元實云

詩有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
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之形似之語如鏡取形
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
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似
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
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
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高也文章固多端
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耳昭曰君臣已與
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
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置氣脉不
屬嘗問須溪先生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
坐肆於市屢擔負於道路者

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樂
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
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
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
君一以屈
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
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
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
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
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

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

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

自給蒼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比杜鵑詩稍成音節然此類終不必作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

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

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歛帆側拖入波濤撇旋

梢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

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

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若道士無

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

能語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謂之舸

能語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謂之舸

徒協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曰湑而湑者水

曰瞿塘峽名虎鬚灘名洙曰峽人以換舟人

累石為基見漢志注

愁公自注強戲為吳體

上集卷之五

盤渦句不知
人之愁也獨樹
句不解人之愁
也與花濺淚為
驚心之意同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

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頗帶十年戎馬

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

人今罷病虎縱橫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渦

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鳥鬼頓頓食黃魚為

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踈

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

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

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

相過意未闌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

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鶴曰栢

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栢茂林兄弟

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

故是詩美其一

家功名之盛也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

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
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
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
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
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
戰場說歛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語有嫌賢臣
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祿沴根吾病日迴
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挹亦無謂推轂期孤

三止錦江沸謂上元間段子璋反寶應初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趙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沫曰易師出以律後漢書贊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漢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鄭當時推轂天下七

遣懷

王云是一大篇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起得名今陳留亞
劇則具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
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
無殺人紅塵裏報荅在斯須憶與高李輩自公

生高適論交入酒鑪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
李白
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
驚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
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
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
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
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
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

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鋪叙典實○

大梁也陳留屬汴州具魏二州在河北鶴曰
按新史公本傳云嘗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
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
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
今汴州洙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
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甲練
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也鶴曰
存歿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
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
荆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鱸

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
味何幸飲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
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
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鷓鴣此洲渚挾子
翻飛還一叢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即國賢曰楚妃美婦人也
在堂上言能自重以比徵君
他鄉如海鶴不能冲霄乃
於階前鳴而向人亦可悲矣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語甚不
階前鳴向人萬事紛紛猶絕粒類其譏一官羈絆實
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借

賈誼賦糾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
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上集卷之十

五

星

比而作詩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

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萊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苴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國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苴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凡雜菜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無味

一經器物內永掛羸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

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趙曰公言

苴馬齒苴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嘉蔬也

課伐木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倏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
人屋壁列樹白荀饒為墻實以竹示式
遇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
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注云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若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
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
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
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
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
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

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
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
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
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
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
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
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
理體爭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

俗泊舟滄江岸，又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

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

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

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趙曰：斬木為椿，取

虛心之苦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栢都督。公嘗為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師

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勞爾。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條。其毒甚蜂蟻，其多

除草公自注：去藜也。夢弼曰：藜音潛，又除炎切。山莊也。

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

眼，焉能待高秋。羅縹有霜雪一霑疑蕙葉亦難

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

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

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趙曰：藜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劉曰：先童稚，先者以身率。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

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無字課
代木送米
與詩稍成
生理耳
詞曰
索
少
禮
以
之

此心不
見

細
之
與
調

引水

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

者文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

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

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

何直百憂寬

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

夢弼曰時栢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

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飽

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

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

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

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左傳

桑田巫山晉侯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稱師曰蒲鵠青謂瓜色之青如

蒲鵠鄭曰嵌丘銜切師曰嵌竇岩泉也希曰

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

漢魏古詩重押甚多

王云此類皆黃山谷所謂不煩絕削而自合者真說夢也文公許之是矣

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公自注引泉筒也

所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童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

少滯礙雲端木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

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

暝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

所愛於斯荅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

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呼其平如用意崎嶇

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

外信行者也故繼以荅恭謹之句

日最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開井種橘以濟人井無木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蓋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

催宗文樹雞柵作此等詩何趣况也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外

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赴制不

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

起得
上意
曠

說之
如好圖
係

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
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
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背距還汚席我寬
蝮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款
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
一當部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
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
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宗武謂前詩宗文
樹此柵皆頗苦事

○洙曰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雞
柵物得其宜近譬諸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
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部析謂宗文
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辭
也洙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
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
輒置錢
去之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暝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
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
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

陶侃家僮
胡奴不喜
言侃一日出
郊奴執鞭以
從胡僧見而
驚禮之云此
海山使者也
在夜失奴所

常穿虎豹羣

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

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
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胡奴者
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
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
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
侃家僮千餘之中必有可異者意似如此
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

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
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

露絕壁上朝暎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兩
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
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
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
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
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甫
蓋自謂歎然於
柳侯之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
能文章者自詭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
也
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

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
 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
 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
 今空村趙曰東坡云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
 嗽他昆切日始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
 穢子觸熱生病根晴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
 暍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兢兢
 皇皇汗出如漿鶴曰夔在梁為信州唐初改
 為夔故曰古信州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
 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李斯
 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甕在之
 所稱耳夢弼曰蘭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

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瓦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
 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食
 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
 回首一高歌洙曰三輔京兆扶風焉翊也趙
 曰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
 華為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皆在華州又黃
 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勝之
 地而風土不
 類中原也

憶鄭南玘

鄭曰玘音泚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玘玉色

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

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

水龍蛇只自深

夢淵曰寺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

州前後由華觀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

即此是也趙曰本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徒為龍蛇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祕書文嶷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

楚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

好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畫舸且遲回洙曰高唐

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

不無神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

彩世業豈沉淪

趙曰唐制祕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

必復其始李祕書必宗室之子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
農事苦封內必舞雲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
冥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
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疋或前聞鞭巫非
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
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
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

愈謂旱愈於盜又何激也 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

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

裳汚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脩可口莊子

土山焦洙曰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雲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上棟土龍也脩可曰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疋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產母乃不可與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疋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疋者春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

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洙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喝於敬切傷暑也

火山擊鼓有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舊俗燒

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眈

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

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

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燠洲渚腥

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

與主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熒侮猶薄

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

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鄭曰卧侯古切

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

焮香斬切炙也趙曰焮字出左傳行火所焮

夢弼曰要平聲薄關謂近

及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

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

歲風涼出舞雲

華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秋二物皆涼故願為

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歸林

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

雪風門颯踏開

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孝祥曰宮中署月積雪於山取

其陰涼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暘味空頻斂翕炎蒸景飄颻征伐人十年可解

用為爾一霑巾

師曰雕胡即菰米也趙曰暘於歌切傷暑也史記禹扇暘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大曆元年

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脩然欲

下陰山雲不去非無漢署香

兩句如絕壁過何相合

雲開錦綉踈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

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

佇觀奏即真也○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

王云如此
律語有何
結構

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為工部
負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
之嘆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自縣詣
臺朝明帝今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
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焉
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漢表尚方
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
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
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
疎簾看奕碁無一字不盡○洙曰呂氏春秋
奕碁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

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
問以此何為史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
大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師曰潘安仁
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承家言終明府繼
終軍家風也洙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注云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

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

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
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隣耐人聒晚風爽鳥

匿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
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石無以供
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脊焚巫
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
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
列歛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闕胡馬挾彫弓鳴
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白
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

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踈歡樂
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
僊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曰按公詩有曰馬頭金匿匣今謂烏匿是烏
中也朱曰雨師行雨神也收旱神也鄭曰春
古慎字朱曰左傳魯僖公欲焚巫而滅文仲
止之世紀武王見昭人上自左擁而右扇之
趙曰鉞音批武王見昭人上自左擁而右扇之
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
滿之間也沐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
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窟沫曰少壯跡頗踈
踈謂縱誕也吳周喻傳恐蛟龍得雲雨
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
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矐颯然精靈
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云龍駕具曾空世
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
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妻房櫳曝衣遍天下
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
濃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

冲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

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

如期不合彼湍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
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但上面寫
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可感矣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

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

多英雄

洙曰周處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
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有白氣

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脩
可曰謝眺七夕賦回龍駕之容齋趙曰白屋
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侯之
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洙曰崔寔四民月令

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蟄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鄭曰濃乙業切潤也翹壯所切齧偶許切不相值也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齧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蓋俟鬼宿渡河之後皆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眾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東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半夜之

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隴蓋自洞曉其實非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

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
 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開襟仰內弟執執露
 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
 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
 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
 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驂駟短章達我心理
 為識者籌毒熱遣此不自煩○洙曰陳孔璋
 檄垂頭翊翼趙曰林下有塌翼謂
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曰載聞大易義諷詠
 詩家流美崔公之通于易復長於詩也夢符

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驂駟則漢有大宛之馬
 識者指評事也

滄溟選
第一首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
 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
 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
 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
 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晦菴語錄杜
 詩多誤字如

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

去字無疑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

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王曰此何氣也

王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其一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其夜王

寢與神女遇明日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青

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

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

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蒲吳楚夕陰

蛟螭出寇盜復幾許趙曰白露誰能數借用

義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

象萋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

道行雨舍長江白連檣荆州船有士荷戈戟

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辟山揔戎

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鏜各有適漁艇息悠

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宋

日有行黃道赤道時又陰種蒿苳日所行何道也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

上集卷十四

三

荆州

葛苴向二旬矣而苴不甲坼獨野莫青

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軻不進因

作此詩

序意如此此詩亦無甚警異葛苴何足以比君子直以莫比之差

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

特似有理。種葛苴得此干涉甚大

奇怪有味

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

嘉生將已矣雲霞歛奔命師伯集所使

師伯亦可

用指麾赤白日

却 瀕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

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

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哇呼童對經

始苴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

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莫迷

汝來宗生實於此

不知從何來而叢生於此

此輩豈無秋

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

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

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

圃永為耻登于白玉盤籍以如霞綺莫也無
所施胡顏入筐籠趙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為禾師伯乃雨師風伯
摘用之端本日湏洞雲色起貌已風猶言止
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斜雨向西也脩
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
趙曰封已字出國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
落餘飛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鳧鶴熊羆謂無託典
則愈淺第語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
浪中翻自是鶴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
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鶴曰鶴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

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
近高天白榜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

胆詩

句刻畫竟誰傳

希曰周顛刻畫無鹽公

灩澦堆

在夢州曰寰宇記夔州灩澦堆

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

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塔雲雨如馬

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此坡賦于

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每以諄復見意目是

雨必沉牛以答神賦爰益傳千金之子不

瞿唐懷古

以中象

西南萬壑注劾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

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

美陶鈞力大哉本中曰郭璞江賦巴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

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

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語態麗莫愁劒閣終堪據

王云此古
風如白帝
城最高樓
之類非律
詩也

聞道松州已被圍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
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
已有關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閣內
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鶴曰柏中丞名貞節

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又坐
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
節特地引紅粧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

王云起語
古雅非人
可到

不當爾拘哉薛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
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令
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
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
乘鳳凰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
後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
將應拜霍嫖姚趙曰綉段指樂工之額飾金
花指樂器之鼓飾歌樵謂戲
為夔峽樵歌之音也洙曰
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

土集卷十四

三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在史多術
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
病相識自兒童苦語畧不費思處處隣家笛飄飄客
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趙曰淮南王漢之淮南王
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
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
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晉向秀聞鄰
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讌之好感哀
而嘆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
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至栢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
大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鏡中衰謝
色萬一故人憐趙曰渭水終南山在長安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
青虛裏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
年壯士淚如水玉盃寂寞金管迷宮徵勿
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土豈待一

王云長篇
着損性指事
陳情有根節
骨格此杜公
獨擅之能唐
人皆出其下
然詩亦不以

為貴但可
為難而已宋
人往學之
遂把詩情大
濫觴不已詩
道大壞由杜
老啟之也漫
叢於此

知已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宋曰漢李延年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玉盃寂寞言不敢
為聲金管迷宮徵言聲之不逮以形容歌聲
聲之獨妙也脩可曰列子秦青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李賓客

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

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

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

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

樹圓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蜀地賦此煮

井為鹽速燒畝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

平川鷄鶩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

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

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

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

官幸備真瓜時猶旅寓萍泛若黃綠藥餌虛

上集卷十四

三九

星

狼籍秋風洒爭便開襟驅瘴腐明目掃雲煙

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百韻舖舒無不有

宴無謂而點綴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

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可觀轉入悲慨法歌聲變轉滿坐涕

潺湲公自注都督栢中丞筵弔影夔州僻回

腸杜曲煎即今龍廐水公自注西京龍廐門

內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秉

威戒蜂蠆戮力效鷹鷂舊物森猶在凶徒惡

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鉞奴僕何知禮

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

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

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

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微一

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鄭在江鄭李光時

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

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

文賦誇目
者高倉
心者貴當

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
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
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
連管寧紗帽爭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
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
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邐
余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注平生多病
築遣懷因遭亂
離故寢處宴安之
地皆蕪沒棄捐也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

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漣共誰論昔事幾處
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
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
蟲蒙好記憶烹鯉問沉綿下叙其羨君平杖偷存子
敬羶謂空於寇盜
僅存此耳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
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
灤西巔公自注市暨
謂之市暨變人語也市井泊船處
灤之羈絆心嘗折樓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

趙云紫馬
向言高才之
人則不論遠
近而往黃雀

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峯勅厨唯
一味求飽或三鱸韻三鱸押兒去看魚筍人來
坐為鞦韆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
稜林依野廟壩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
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
能堅霧雨銀章澁奇不稱馨香粉署姪紫鸞
無近遠黃雀任翩翩困學遠從眾明公各勉
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

句則公自誦如
黃雀之小任朝
翔而已

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
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
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
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
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公自注鄭高簡
昭王客赴燕公自注李宗親有燕途中非阮
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亦不淹留景不
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

衆香一戒香二
定香三慧香
四解脫香五
解脫知見香

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古意不銜澤國遶迴旋本

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峯生轉眄橘井尚

高塞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跼鳶晚聞多妙教

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鑄衆香

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

孱金篋空刮眼鏡象未離銖自行難以下但

惚自悼○兩旋兩鉉筌銓○洙曰烏壘指崑

州以西有烏白壘也希曰夔有塩井煮泉爲

兩京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草土絕隨肩田

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

武鎮蜀辟公有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

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

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豈典慶宮謂之

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

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趙

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爲之回腸也

洙曰耿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

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漢書公孫弘贊衛青奮於奴僕今

言奴僕何知禮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

志秦民黔首業成陳始王詩曰胡星見漢天文

歐公曰此言肅宗成中興之業洙曰北喜出

于畋呂望事注見前趙曰江陵有一柱觀峽

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在得音問頻數而

土集卷十四

四

齊甫

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遜沈銓期宋之
問能文章比之。洙曰：前漢志黃帝使伶倫伐
竹於崑崙之陰，以作笛。脩可曰：韓詩外傳趙
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
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
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音微，未達燥濕
變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
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為
登龍門。汗血馬，注見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
鶴，年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
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乃祕書監也。故用
蓬萊閣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
道家蓬萊。洙曰：魏管寧常著白帽，居海徵命
不就。趙曰：陳江揔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
事。其文集則有山水衲袍賦序云：皇儲監國，
餘辰勞謙，終寔有令，以衲袍降賜，何以奉揚。

恩德。夢弼曰：東郡謂鄭集在江陵南湖，謂李在
夷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
詩。洙曰：歲時伏臘，洛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
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瀾漣在洛陽，公
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
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
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病，沉
綿者，父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城
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
便獨酣暢。夢弼曰：海陵卜筮，謂今世圖畫所
傳嚴君平挾著策，携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
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
上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
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蕭

諸葛亮造入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
 芊陸池蓮紀夔州寓居所也宋曰漢揚震
 傳三鱸一音善定功曰人來坐馬韉言貧無
 席坐也借用戰國策蘇秦激張儀坐以破馬
 韉宋曰市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鄭曰
 稜魯鄧切末曰公畦官園也宋曰漢晁錯傳
 鑿大湖廟契垣注云瑱者內垣之外游地也
 瑱人緣切趙曰霧雨銀章滿公自謂銀章父
 不恨也馨香粉署妍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
 中以粉書之公雖為工部負外郎徒想其官
 署之妍美耳宋曰漢匡衡傳諸儒後漢服虔字
 詩匡鼎來張曼注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字
 子慎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烈將於雲臺
 青簡殺竹青為簡史臣所以記事者也田曰
 雙峯寺在韶州下有曹溪七祖坡佛書自毗
 波安丘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說七

得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中華
 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
 慧能其道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講
 其衣鉢歸內供養以此考之六祖與子美蓋
 同時先後人也故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
 也趙曰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燕昭王卑身
 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夢弼曰按廣德元
 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
 歸故以張騫乘查事比之不是阮籍哭途窮
 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亦
 此意宋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見樂廣曰若
 披雲霧趙曰破浪借期終破浪公欲下峽
 歸故里也趙曰飛延字出郭璞江賦夢弼曰
 萬里浪宋曰離夔過峽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
 自謂它日離夔過峽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
 春聞杜鵑時也師曰本自依迦葉言寓居僧

舍也。洙曰：迦葉佛大弟子也。偃佺，仙人，名香。爐峯在廬山。蘇耽，橘井在郴州。遼東華表柱，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漢馬援南擊交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晉顧愷之嘗畫維摩相，王簡栖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地釋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洙曰：潘岳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為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

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注引藝經。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集：畢曜善為小詩，希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局。洙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注：揚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天下何曾有山水人。

間不解重驂，留亦怨甚。○容齋續筆曰：杜子

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

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滕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

內江船。未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

道，搏擊望秋天。洗曰：峽人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江合者謂之內江，自渝

由茂瀘止蜀者謂之外江，師曰：鷹隼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贈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

贈

自好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

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

彩，青楓遠自愁。洙曰：江陵在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

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山有臺，唯一柱，土人呼為一性觀。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公自注：內弟湜赴湖

南幕 湜音異水出河南 璩音渠玉 職 至家縣 名也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十字有則如何久磨

礪，但取不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荆

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洙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

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

只途窮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宛轉可傷傳語桃源客人今

出處同洙曰誅茅謂小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句

君不見簡蘇僊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疊意

慷慨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

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

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語雖

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夢弼曰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希曰韓

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定

贈蘇四僊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

短篇壯
語悲壯
特甚

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
棲將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
何面黧黑焉得豁心胃巴蜀倦剽劫下愚成
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來
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
哂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
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洙曰為郎未為

賤公自叙嘗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
斯人指溪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
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再請戒之
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溪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
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
在提携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得
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嶽據
江湖國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

宋本集卷之十四

揮發府中趨非揮發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趙曰消渴今如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携愧老

夫言不能提携蘇侯為愧也洙曰詩箋鳳非

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侯往赴湖

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

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馬搯也漢灌夫傳上

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搯也漢灌夫傳上

怒內史曰今日廷

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